



· 最受农民喜爱的故事家丛书 ·

桥上有个祸

叶林生 著



· 最受农民喜爱的故事家丛书 ·

桥—— 有个祸

叶林生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桥上有个祸/叶林生著. —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9

(最受农民喜爱的故事家丛书)

ISBN 978-7-5617-6788-7

I. 桥… II. 叶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42021号

桥上有个祸

叶林生 著

策划组稿	滕 刚 刘光全
统 筹	李 梅
策划编辑	王 海
文字编辑	李晓娟 吴延梅
执行编辑	杨 欣
装帧设计	李彦生

出版发行	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	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200062
电话总机	021-62450163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	021-62865537 (兼传真)
门市 (邮购) 电话	021-62869887
门市地址	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址	www.ecnupress.com.cn
印 刷	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地 址	三河市杨庄镇杨庄村
开 本	890×1240mm 32开
印 张	8.625
字 数	188千字
版 次	2009年4月第一版
印 次	2009年4月第一次
印 数	1-8000册
书 号	ISBN 978-7-5617-6788-7/I·529
定 价	16.50元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问题,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-62865537联系)

第一辑

拦车的疯子

- 惊心的托付/2
- 婚托奇遇/11
- 恶损老婆/23
- 最后一个浴客/33
- 办展绝招/40
- 拦车的疯子/8
- 没谁能救你/16
- 疑似“侦探”/28
- 死后收拾你/37

第二辑

做一回土匪

- 不速之客/44
- 人往好处推/56
- 青山绝啸/67
- 做一回土匪/78
- 逃兵/89
- 等你爆炸/50
- 神豆罗传奇/62
- 血色兵魂/73
- 功臣挨了打/84

第三辑

临死风流一回

- 无言的承诺/96
- 临死风流一回/105
- 你到底还爱不爱我/113
- 痴女/121
- 怀里的草莓/131
- 有个秘密在山间/100
- 脱缰的骚马/109
- 九指连心/118
- 情场狙击手/126



第四辑

请你特殊服务

- 天地良心/136
- 山路风雪夜/146
- 年三十夜去讨债/155
- 揪心的木板/163
- 好你个刁妇/170
- 请你特殊服务/142
- 让狗证明我活着/151
- 午夜十二点/159
- 追踪白灵/166

第五辑

梦里有人来亲吻

- 模拟偷情/178
- 桥上有个祸/184
- 多事的对门/192
- 看谁敢惹我/200
- 卖鬼官/208
- 在厕所里过年/181
- 恼人的信封/189
- 盗贼捉主人/197
- 梦里有人来亲吻/205

第六辑

十七岁的单车

- 老爸有点不对劲/216
- 黑娘/227
- 母亲演砸了/235
- 老师被捉弄了/245
- 只怪我们太年轻/252
- 赚你没商量/264
- 儿子把我告了/221
- 泪光里的合影/232
- 十七岁的单车/240
- 突发事件/249
- 高考来临/256

第一辑

拦车的疯子

惊心的托付

那次杜安去海城的茂昌公司催收货款，本准备耗上个十天半月，没想到对方当天就把款子汇了出来。赚下好多时间，足够顺路在杭州玩几天了，于是他提前来到火车站想碰碰运气，看有没有退票。

就在杜安进售票厅转悠的时候，他忽然注意到有一个模样可人的年轻女子，始终不远不近地打量着他。杜安正有些诧异，那姑娘款款上前，操一口海城普通话道：“先生，我有一张去杭州的车票，马上就开的。”接过票仔细看后，杜安又扫了她一眼：“你要什么价？”

姑娘笑了笑：“别拿我当票贩子，我临时有事走不开了，才转让这张票。”杜安连忙掏钱，姑娘却用手一挡，拿出一只包封得四四方方的糖果盒儿：“先生既然是去杭州，不知肯不肯麻烦一下，把这盒糖果代交给我姨妈？她就住在杭州火车站附近，很好找的。”杜安顿了一下说：“这事好办，可我这个陌生人，你怎么能放心呢？”那姑娘盯着他又笑了笑：“没关系，我相信先生。”随后她拿出笔，伏着膝盖在那盒子上写了个地址：望川路5号孟尼婕。接过东西后杜安又要付票钱，姑娘却执意不接钱，认真地说：“先生愿意为我代劳，我送一张车票难道还不应当么？”

说话间，候车厅里已响起了去杭州旅客检票上车的广播声，杜安推辞不过，很快被淹进了拥乱的人流中。这时，他才忽然想起闹了半天，还没问那姑娘姓甚名谁家住哪里，他赶忙把头伸出车窗外。当好不容易从站台上发现了正远远向他微笑招手的她时，火车已经长鸣一

声徐徐开动了。

杜安这人办事踏实，到杭州下了火车他没顾上吃饭住宿，先找那个“望川路5号”。但令他意外的是，花了整整一天时间，找来问去最后才得知，根本就没有这个地方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无奈之下，他将那包封得严严的糖果盒子打开，顺手一翻，竟是一块闪闪发光的男式金表和一张字条，字条上写着这样几句话：

杜先生：

请原谅我的冒昧，这块金表是我付给你的第一笔酬金。

我叫夏雪，和你是同乡，我有件不寻常的大事想托付于你，相信你一定会回来找我。我在海城火车站出口南边的小石桥上等你。

人有时候真是神差鬼使，杜安说他当时竟连一点犹豫都没有，就乘上火车返回了海城。到底是因为诱惑，还是好奇？他说不出来。

这回见了面，那姑娘露出满脸欣喜，说话的口音也变了。杜安问她：“夏小姐，你怎么知道我姓杜，而且跟你是同乡？”“那天你和茂昌公司的人在春华酒店里吃饭说话，我正巧就坐在旁边的桌上。”姑娘又说：“我家住在西山乡，听口音，你是东山乡人对不？”

杜安急于解开憋在心中谜团，点了点头就问：“千里迢迢，你这是游戏呢，还是恶作剧？”

“都不是。”夏雪摇了摇头，目光里闪过一丝忧郁：“我真的有一件要紧的事想拜托你。”杜安说：“什么事，你说吧。”“这要先看大哥肯不肯帮助？”杜安想了一想，接着便爽快地点点头：“我既然来了，只要你信得过我，凡是能办到的，我一定会帮助你！”

听了这话，姑娘现出一股异样的神色，她抬眼看了看夜色中的路灯：“今天不早了，我先给你找个旅社住下。明天上午8点，我们还在这里见面，到时候我再把事情告诉你。”大概是为了让杜安心里踏

实些，路上夏雪自我介绍说，她今年23岁，来海城一年多了，现在在一家实业公司做秘书工作。

第二天，杜安准时来到那座小石桥旁，手提挎包的夏雪早已等候在那里。她挥手招了辆的士，说：“去青沙岗。”杜安看过海城地图，知道那儿是城郊接合部的一处偏僻山林，便问：“去那儿干啥？”姑娘幽幽一笑：“去了，你才会知道。”

出租车沿着繁华的街道出了市区，在一段车少人稀的小道旁停住。姑娘付费下车后也不说话，只是引着杜安走往山道曲径里走。见眼前是一处古木森林、幽静无人的山坳，杜安猛想起如今外面许多乱七八糟的事儿，心里不由升起了几分疑惑：她把我领来这儿，到底是要做什么呢？莫非……可看她那难以捉摸的神色，又不便问。

走着走着，姑娘终于打破了沉默，忽然轻声问道：“杜大哥，听说上个月，我们那儿出了件人命案，有个姑娘被她的父亲活活打死，这事你知道吗？”杜安说：“知道。”“是怎么回事呀？”“详细的不清楚，只听说那姑娘黑夜在路上，被流氓打昏后糟蹋了。村里人却骂那姑娘不正经，她父亲实在受不了，一气之下……”姑娘低头听着，半天没吭声。

眼前的路越走越小，林木越来越密，在一块草地边的大树前，姑娘终于慢慢停下脚步，回头示意杜安一眼，然后在树下的石头上坐了下来。她沉默了一会，又问道：“杜大哥，你我萍水相逢，我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，耽误了你的时间，现在又让你不明底细地来到这山林里，你难道不怪我吗？就没有什么想法？”杜安摇摇头说：“只要是值得的，只要能帮助你，这都没什么呀。”姑娘眼里闪着激动的光芒：“你也许还不知道，为了你，我已经费尽心机。我一直悄悄地跟踪你，观察你，让你带东西到杭州去找那根本没有的姨妈，也是我对

你的试探呀。凭直觉，我相信我的眼力没有错，你是一个好人，是一个值得信赖和托付的好人。”

杜安的心里怦然一动：“你，你是看上了我……”

姑娘轻轻摇头，又沉默了一会，这才慢慢说道：“在家乡，我有未婚的心上人，他叫赵贵根。现在，我把一切都告诉你……”

原来，夏雪的家里很穷，有一个妹妹和年老的父母。她和同村的小伙子赵贵根真诚相爱。本来，她们已到了成婚的岁数了。可是随着改革开放，偏僻贫穷的山村已不断渗进城里的现代信息和生活方式。夏雪是个心高志远的高中毕业生，怎甘一辈子认命于穷乡僻壤？就在这时，她听说许多人到开放的海城去打工闯荡，已经干出了名堂，挣到了很多钱。于是她脑子里跳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：推迟婚期，也到海城去试试看，她相信只要肯吃苦，或许自己能碰上机会改变命运，到那时再接贵根一块儿去。贵根虽说不太放心，担心她一个涉世不深的山村姑娘难以立足，可又熟知她那打定主意牛拉不回的倔强脾性，便将自家一只准备结婚办酒的大猪到街上卖掉，默默地凑了一笔钱给她。就这样，姑娘只身来到了海城。

听到这儿，杜安看了看她插嘴道：“你还真有点幸运呢，如今在海城这儿混成个白领了，不容易呀，家里的亲人们也光彩啦！”

姑娘淡淡一笑偏过脸去，接着却话题一转：“杜大哥，那个遭人奸污后又被父亲活活打死的姑娘，你知道是谁么？”见杜安摇头，姑娘紧咬嘴唇，半晌才低声说道：“她叫夏雨，是我的亲妹妹。”随后她抖抖索索地从挎包里拿出了一样东西，递给愣愣的杜安。

杜安接过一看，是一封厚厚的信。信是夏雪的未婚夫赵贵根写来的，也许由于几经辗转和反复揉折的缘故，那纸上印满着斑痕的字迹有些已变得模糊不清：

小雨妹被强暴后，村里没有人同情她，你那身为族长的爷爷也说“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”。小雪，你知道，你爷爷能当上族长，是因为你姑姑为战死在朝鲜的未婚夫守了一辈子，竖过贞节牌坊，这是他们的立身之本……

小雨妹就这样被活活地打死了，她好惨哪。村里人还议论，说小雨不正经，小雪在海城那儿恐怕也不会干净。你爹就在打死小雨妹的第二天，把你寄回家的8千元钱也点火烧掉了。你爹已被警察带走，至今还没判下来。你妈本来已卧病不起，这下更是雪上加霜，临咽气前，她一会儿念叨：“雪儿，你快回来吧，你知道人家在说你吗？”一会儿又喊：“我家小雪不是那种人，她不会做那种肮脏事……”

杜安把信看到这里，有些急切不安地问道：“夏雪，家里出了这样的事，你为什么还不回家呢？”

“我没有脸回家，我身上太脏了……”姑娘呆望着几只出林的飞鸟，已满眼是泪：“这里，就是我刚来海城走投无路之际，第一次被骗进泥坑的地方。”

“你？”杜安突然明白了，她原来竟是一个卖淫女！

一阵秋风扫过，林中落叶沙沙。姑娘悲怆孤怜地抱着树干，慢慢站起身来。看得出，她的灵魂在忏悔，她的心在流血。

望着这可悲的姑娘，杜安的心情也很复杂，他决定看在同乡的份儿上，好好地劝说开导她一番，让她从沉沦中站起来，鼓起重新做人的风帆。于是他先问道：“夏雪，今后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想回家，请你带我回家。杜大哥，这，就是我要托付你的事情。”姑娘一边说着，随手从挎包里拿出镜子和梳子，轻轻地梳理了

一下头发。

杜安这也太大意了，他说他当时乍一听是托付的这事儿，心想挺好办，还轻松了一下。但没料到，姑娘接着竟又摸出一粒胶囊样的东西，丢进嘴里吞了下去：“我能活到今天，本是想挣上一笔钱给我苦命的父母，可现在……杜大哥，今天我，只有麻烦你了。”

发觉她神色异样，杜安猛地升起了一种不祥之感：“你，你刚才吃下的是什么？”

“一粒断命丸。听说这是国外最新的，痛苦小，见效快。”姑娘无力地倒了下去，“买到它，好不容易，我花了两千块钱……”

“你，你怎么能走这条路？”杜安惊骇得连连摇她：“你不该这样呀！”

“不该这样，又该怎样呢？我妹妹遭人强暴一次，就被打死了，而我……面对我那死去的母亲和妹妹，我能活着回去吗？”

“你过去是错了，但现在你可以重新开始！”

姑娘无力地摇着头：“杜大哥，时间等不及了，听我说好吗？”

她泪如雨下，用哀怜的眼神望着杜安：“大哥，我知道，你是个讲信用，值得信赖的好人，你答应过会帮助我的。我求求你……把我的骨灰带走，带到我妈妈和我妹妹的身边……你一定……”她紧揪衣服挣扎着，“……不连累你，我挎包里有，微型录音机，刚才，已经全录了音……还有，两万块钱给你……作报酬……”

“不——”杜安猛然从慌乱中清醒过来，他没命地奔向电话亭，拨通了120……

拦车的疯子

老彭经常出差，不久前他遇上了一件险怪事儿，说来实在玄乎。

那天，他搭了一辆由陵州开往江城的长途大巴。车子是私人承包经营的，出了车站后由于不断加载路边客，三十多个座位的车厢里挤上了四十多个人。那司机长得横眉竖眼，一边大大咧咧地开着车，一边还跟坐在身旁的几个愣头青交头接耳，谈笑比划，显然是他哥们。老彭生怕司机分会分散精力，便忍不住上前提醒了一句，却遭了他们冷冷的一顿白眼。

过了城郊，往前不远就要上高速路了，车厢里的人渐渐都安静了下来。老彭眯眼靠着后背刚想瞌睡一会儿，忽觉身体一冲，车子已刹了下来，接着车门被“滋”地打开。他扭头一看，只见有个汉子正使劲招着手，从后面跌跌撞撞追赶过来，嗨，又是个搭路边车的。

汉子约摸30多岁，腿有点拐，头上戴着顶草帽，黑黑的脸上满是胡碴，但一双鼓突的眼球特别有神，胸前还挂着只老式的傻瓜照相机。

谁知那汉子追过来后，伸手扒住车门却并不上车，只是朝车厢里外反复张望着什么，接着又盯住开车的司机上下打量，两只鼓突的眼球白翻着，像铜铃般骨碌碌转动。司机有些不耐烦了：“上来呀！你到底上不上车啊？”见那汉子还是不上车，司机“滋”地按下了车门按钮，“妈的”嘟哝了一句就要挂挡。

“停车！你不能开，不能开！”黑脸汉子大叫着，紧赶几步拦到

了车头前面。司机不屑一顾，使劲地轰响着油门。黑脸汉拐脚一跺，变魔法似地举起了一根木棒，对着车头又晃又舞，那根木棒上狼牙似地栽满了铁钉。晃舞了一阵后，黑脸汉子将狼牙棍朝车前路上一放，随即端起那只傻瓜照相机套在眼球上，迎着车头朝车厢里面按起了快门。接着，他又奔回头，“嘭嘭嘭”地拍打车门：“开门，快把车门打开！”

不知他究竟想要干什么？司机犹豫了一下，又“滋”地打开了车门。

黑脸汉子跨上车来，怪异地鼓着两眼，伸头将车厢里前前后后看了一遍，喘着粗气就直朝乘客们挥手：“这是什么破车？里里外外全都是血！你们快下车，赶快都下去！”见没人理他，他白眼颤动翻转，龇牙咧嘴地盯左盯右，声色俱厉地用手指颤点着人：“你，还有你，你们的头上，脸上，身上，都在淌血！你看看你，这胳膊断了三截，这白花花的脑浆都流出来啦……”

想不到缠上来个疯子，这一下，车厢里面顿时炸了窝：“今天出门没看天，真是晦气！”“快把这疯子弄下去！”

那司机就等这句话呢，磨着牙跳出驾驶室，先伸腿从车轮前踢出了那根狼牙棒，接着转身跨上车门，像拎小鸡似地将黑脸疯子揪下去，“扑通”摔了个老远，随手又捡起他掉在车厢地板上的那只傻瓜照相机，一扬手甩进了路边的草丛里。然后，司机径自跨进驾驶室又“滋”地关上了车门。

岂料黑脸疯子不好对付，一个鲤鱼打挺从路边爬起后，捡起那根狼牙棒就追赶上前，“哐”地砸碎了一块车窗玻璃。

坐在司机旁边的那几个愣头青，刚才早就手痒痒了，现在见出了这事儿，没等司机招呼就冲下车来，二话没说将那黑脸疯子掀翻在

地。让这疯子赔玻璃看来是没指望，除了狠揍一顿没别的辙了，几个愣头青拳脚并用，下招又准又狠。那黑脸疯子两眼望着车子，发出凄厉的嚎叫，翻滚挣扎着几次想爬起身，都被他们踢翻下去。渐渐地，黑脸疯子叫不动也滚不动了，鲜血从嘴里、眼里和耳朵里一股股涌了出来。可是，愣头青们还不肯罢休。

这工夫，车厢里却出奇地安静，乘客们有的神情木然，有的变了脸色悄悄背过身去，还有的吓得闭上了眼睛低下了头，只是没人吱声。

老彭本是个敢说敢为的正直人，眼见就要出人命了，憋了好久的他终于大吼一声，挺身站了起来：“别打了！一块玻璃值得一条人命吗？你们也太过分了！”

几个愣头青一听又是他，这才丢下黑脸疯子跨上车来，朝司机丢了个眼色，余气未消地走到老彭的面前：“嗨，这位朋友真是爱管闲事，替疯子打抱不平了？他是你舅还是你爹呀？”老彭正要跟他们说理，可还没容他再开口，却被他们一把揪到车门口，猛地搦倒在地上。紧接着，那挂在挡上的客车加大油门，“呼”一声开走了！

老彭被甩下后，只好守在路边等着搭乘下一辆过路的车。可就在这时，那个黑脸疯子却因伤势过重而死亡了。他成了死者现场的见证人，因此被卷入了警方的调查。

原来死者就是附近的村民，一直是个安分守己的正常人。半年前他在路边被一辆汽车撞伤，经医院开颅抢救后，虽然保住了性命，但却落下病根，大脑却变得反常了，眼睛看人也有些异样。每当他发病时，就会在公路上拦截过往的汽车，盯着车上的人唠叨一通注意交通安全的话，有时还会用他那只傻瓜相机胡乱拍点什么。

在老彭的协助下，警方当即在草丛里找到了那只傻瓜照相机。很

快，相机里的彩色胶卷被冲洗了出来，其中就有黑脸疯子对着客车前拍下的那个镜头。令人惊奇的是，那张清晰的照片，完全印证了黑脸疯子拦车时说的话——整个客车内外支离破碎，血光四溅，司机连同老彭在内的四十多个乘客，除了左边的一个年轻妇女和中间的一个短发小伙子，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躯体残缺不全，浑身鲜血淋淋！

正当大家对这张照片感到惊异时，警方的对讲机里传来了一条特大交通事故通报：两个小时前，一辆由陵州开往江城的大巴，在陵江高速岩山段突然冲出护栏，翻下了二十多米深的山沟，车上除了一个年轻妇女和一个短发小伙子受轻伤脱险外，其余三十九人全部遇难，无一生还！见老彭倒抽一口冷气，旁边的警察感慨地拍了拍他说：“你是说了一句公道话，救下了自己一条命。看来，人有时候还是管点儿闲事好啊。”

可是，死里逃生的老彭却在琢磨：死者为什么能在车祸之前就拍出了这个镜头呢？他那双怪异的眼睛里，难道有什么特异功能，难道真看到了车厢里的血影？

婚托奇遇

乔一帆和妻子卢茹结婚三年了，虽然从激情走向了平淡，但他们的日子一直还算安稳。说起来，事情是从乔一帆做婚托开始的。乔一帆知道“婚托”是什么玩意，当婚介所的老板阿龙开出优厚的条件时，他本能地想到过拒绝。可不知为什么，一种莫名的诱惑却又挠得他心里痒痒的——干这行不仅会有丰厚的婚介费提成，还能重享恋爱

时光的浪漫和刺激。于是，在阿龙交代了行规和注意事项后，乔一帆就瞒着妻子卢茹开始接活儿了。

由于一切都在掌控之中，再加上良好的应变和周旋能力，乔一帆逢场作戏，干净利落地接连做了好几桩漂亮活儿。但是不久，一个名叫白婷的姑娘，却让他有些难以自拔了。白婷二十八岁，人特别漂亮，她衣着妩媚却不妖艳，也没有婚介约会中一般女人的那种俗套，言谈举止落落大方，透发着一种朴实自然的清纯气息。而对乔一帆这副算是帅气的皮囊，还有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风趣幽默，白婷显然也产生了好感。他们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，并且聊得十分投机，连续几次约会之后，双方都有了那种相见恨晚的依恋。

接下来，是乔一帆和白婷的最后一次见面，按照事先的设计，乔一帆必须借故摊牌甩掉她了。在茶楼里他们正聊着，茶桌面前乔一帆的手机响起了短信提示音。然而，听着那短信提示音的一次再一次响起，乔一帆却不忍心去翻看它，因为此时此刻，对短信的内容乔一帆心明如镜——这是阿龙为他提供摊牌理由的惯用伎俩。直到一旁的白婷忍不住催他，他这才横心拿起手机，翻开瞄了一眼短信的内容，然后面孔一变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随即他将手机推到了白婷的面前：“你自己看看吧！”那短信是这样几句话：“你了解白婷吗？她是个水性杨花的放荡女人，不但早已跟别人上过床，还多次流过产打过胎。”白婷先是惊疑地瞪大双眼，接着一脸茫然：“不，不是的，怎么会是这样……”乔一帆作愤怒状地大声吼道：“没想到你是个骗子，我们不用再见面了！”接着他恨恨地抓过手机，扔下目瞪口呆的她，义无反顾地钻进了一辆的士。为了消除后患，乔一帆又及时扳开手机后盖，将那个专用的手机号码块扔进了水沟。

尽管如此，乔一帆却怅然若失，心里有一种落空空的感觉。当